

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

钱仲联 辑录

寐叟（沈曾植字）博学，著作等身，但生平不好名，大多未公布。其专著除《蒙古源流笺证》八卷，经张丈尔田校补已刊版行世，《岛夷志略广证》二卷，刊入上海国粹学报社《古学汇刊》者外，其余如《佛国记校注》一卷、《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忘录》一卷、《黑鞑事略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录注》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汉律辑存》一卷、《晋书刑法志补》一卷，皆著录于其嗣子慈护先生《海日楼遗书目》中，而书已佚。此类学术材料，零星散见于寐叟笔记、散叶、各书简端批识者，四十年前，余客慈护先生家，慈护嘱为整理，已收入《海日楼札丛》，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其文章遗稿，属于学术性的专篇，多是跋或后记一体，为数不少，今汇辑于此，以饷中外学术界。凡已收于《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者不复出。

1990、12、10日仲联记于苏州大学

佚跋目次

（一）论语孔氏本郑注跋 （二）书司马温公切韵指南后 （三）本史记 跋 （四）穆天子传书后 （五）樊绰蛮书校本跋 （六）读

元秘史后记 (七) 圣武亲征录校本跋 (八) 徐灵府天台山志书后
 (九) 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书后 (十) 书西域水道记卷四后 (十一)
 秦边纪略书后 (十二) 译刻中亚洲俄属游记跋 (十三) 影宋本重详
 定刑统跋 (十四) 书道光乙酉科福建明经通谱后 (十五) 抄本明季
 诸贤列传跋 (十六) 吴氏安危注跋 (十七) 书道藏目录太平部后
 (十八) 跋佛祖统纪 (十九) 传法正宗记跋 (二十) 记大智度论
 后 (二一) 记说无垢称经后 (二二) 书止观科节后 (二三) 书
 悉昙字记后 (二四) 跋鱼玄机诗集 (二五) 跋投笔集 (二六) 书
 龚定庵文集后 (二七) 汉孟广碑跋 (二八) 书白石神君碑后
 (二九) 魏李壁墓志跋 (三十) 东魏廉富造天官像碑跋 (三一) 北
 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跋 (三二) 隋张通妻陶贵墓志跋 (三三) 隋
 赵芬碑跋 (三四) 阙特勤碑跋 (三五) 阙特勤碑释文跋 (三六)
 突厥苾伽可汗碑跋 (三七) 唐□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
 圣文神武碑跋 (三八) 新出土墓志十种跋 (三九) 唐代国长公主碑
 跋 (四十) 唐兴圣寺尼法澄塔铭跋 (四一) 义琬禅师墓志跋
 (四二) 支提龕铭跋 (四三) 无畏不空禅师塔记跋 (四四) 大证禅
 师碑跋 (四五) 化度寺邕禅师塔铭 (四六) 净业寺故大德法藏禅师
 塔铭 (四七) 大理国渊公塔碑铭跋 (四八) 大理国渊公塔铭第二
 跋 (四九) 跋黄庭经 (五十) 宋拓澄清堂帖跋 (五一) 记郁冈帖
 第七卷晋索靖月仪帖后 (五二) 唐无名书月仪帖跋 (五三) 跋星凤
 楼帖 (五四) 丰人季鲁诗世学手稿跋 (五五) 洪琴西先生手札跋
 (五六) 刘云樵先生草书册书后 (五七) 李迪□□□□长卷跋
 (五八) 东川公手录评本精华录跋 (五九) 记先府君手写课艺后
 (六十) 记先太夫人手书日用帐册 (六一) 跋残本姜寿碑 (六二)
 跋定武真影兰亭帖 (六三) 跋十七帖 (六四) 储刻晞发集跋
 (六五) 唐薛稷杳冥君铭跋 (六六) 宋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外集跋
 (六七) 宋残本剑南诗稿放翁诗稿跋 (六八) 题杜工部集 (六九)
 书杜诗遗王静安跋 (七十) 玉樵诗稿跋 (七一) 郭起庭山水评
 (七二) 潘允谅本淳化阁帖跋 (七三) 顾氏玉泓馆淳化阁帖跋
 (七四) 姚公绶文饮卷跋 (七五) 沈石田山水卷跋 (七六) 石田长

卷跋（七七）大观太清楼帖跋（七八）玉司农严滩钓台立轴跋
（七九）宋拓阁帖残本跋（八十）仇实甫桃源图卷记

一、论语孔氏本郑注跋

《论语》郑氏注《述而》至《乡党》凡四篇，唐人写本，出于敦煌石室，法兰西人得之，罗君叔言得其景本后，以珂罗版印行，为跋以识其后，据证致详，而深以卷题孔氏本，与何、皇所称就鲁《论》为注之说违异为疑。余以《释文》所称郑本校之，则陆所据与今合者，蕙、绞、愿、今也、纯、韞匱、山梁凡七条。其不合者，“子疾病”，陆称郑本无“病”字，今有“病”字；“陈司败”，陆称郑以司败为人名，齐大夫，今此作“陈司败，齐大夫，盖名御寇”，则固不以司败为名；“叩其两端”，陆称郑云“末也”，今无此文，且注言“动发本末”，则固不专释端为末；“下如授”，陆称鲁读下为趋，今从古；“瓜祭”，称鲁读瓜为必，今从古；“乡人雉”，称鲁读为献，今从古；“车中不内顾”，称鲁读车中内顾，今从古。此数事皆郑所改正，莘莘大者，今本皆无之，则陆所见本，非此本也。

又《集解》所引郑说，与此本义同而文有详略者，不具论。其义解绝异者，若“富而可求”章注，“于我如浮云”注，“子路使门人为臣”注，旨意迥殊，不可和会，则何平叔所采，疑亦非从此本出者。又《隋·志》称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则皇氏不见郑注之说，疑或未然。而《义疏》对上异同，略无一语；“怪力乱神”疏引或通及李充说，与郑义同，而疏不言郑；“三以天下让”范宁第二释同郑，“羔裘”“麕裘”“狐裘”疏说同郑，而皆无一言及郑。然则此郑注，决为皇氏所未见，非梁、陈立于国学之郑注，又可断言也。

愚按郑氏《论语》注，见《隋·志》凡三本：其一题“《论语》十卷，郑玄注。”一本题“《论语》九卷，郑玄注，晋散骑

常侍虞喜讚。”一本题“古文《论语》十卷，郑玄注，梁有隋亡。”详此三本相连著录，决非重复。然则何氏陆氏所见者，为《隋·志》著录第一本，为张侯本，此卷则梁录所载古文《论语》注本，为孔氏本，截然两书。知其一不知其二，披卷参雠，牴牾交错，宜已。

此书梁有隋亡，毋熹《开元书录》亦不载。而此卷避唐讳，固唐初人所手写，秘书内库所佚遗，而西州有之。代越千年，炳然著见，孔壁真本，独存天壤，岂非儒林奇瑞邪？至陆氏所谓郑以齐古读正五十事，大都以古正鲁，固宜著之鲁本，不见于此本也。

二、书司马温公切韵指南后

此为汲古阁所传宋本石印者，与《四库》所录元邵光祖本不同。光祖本图二卷，检例一卷，此不分卷，而检例七页列在图前。其辨分韵等第歌“端透定泥居两边，知彻澄娘中心纳”，又云“中间照审义幽玄，精清两头为真的”者，皆指等韵二十五行图言之，与今本三十六行图灼然不合。则光祖所谓旧有检例一卷，全背图旨，断非光作者，即指此七页检言也。其类隔音和图说，与《提要》所称邵氏说不殊。

据公自序，治平四年，继纂《集韵》，讨究之暇，科别清浊，为□□，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推四声相生之□，从衡上下，旁通曲畅，最为捷径，名之曰《切韵指掌图》。则图为公所作，此图公为《集韵》作，以唐人等韵字母统古韵书音切，是公讨究之旨也。检例或公录旧文而未加考证，或后人因公书而为之，皆不可知。潘次耕极诋等韵二十五行图之谬，惜其未见公书也。

（〔原注〕《宋·艺文志》：“司马光《切韵指南》一卷。”又志载邱雍有《韵源》一卷，夏竦有《声韵图》一卷，郭忠恕有《辨字论》四卷、《归字图》一卷。宋初诸公，治小学者皆及等韵，

温公沿其风习也。)

三、宋本史记跋

此本为北宋最初监本无疑。而避讳至仁宗，或疑为嘉祐本；老子升列传首，或定为大观本。检全本削字削行修改极多，若为景德、景祐校后重刻，不应有此痕迹。《玉海》称淳化校三史条，具列淳化分校、咸平复校、景德刊误、景祐校正诏命，而标题曰“淳化校三史注”。曰“今所行止淳化中定本。景德群书漆板云：太宗摹印司马、班、范诸史。”然则此为淳化监本，景祐诏明言改旧摹板，不言重刻。若咸平重校四经，则直言重刻板本。又以南监所存南宋本《集解》照之，不惟行字数同，幅之高广，字之结体，无不同者，直是复雕此本。南监本是南宋监本，《玉海》所谓今行者也。向读《玉海》此条，颇有蓄疑，见此刻本，乃大悟，旧本之可贵如此。

四、穆天子传书后

《穆天子传》多古文奇字，多阙字，疏释者稀，尚不若《山海经》、《竹书纪年》为地理家、古史家所引用。郝氏以道藏本粗校文字，亦不能有所发明也。然第四卷末里西土之数，固与《汉·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周尺短于后代，所谓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固当以里法折减算之。大旷原盖当今里海、鹹海间之大沙漠，迤北以至乌拉山东吉里吉思高原，昆仑之丘。西王母之邦在其东，当今葱岭东西，葱岭南北，新疆内外，诸回部西夏氏邦。次东当今青海，河宗又在其东，则今宁夏，迤及河套诸部矣。

穆王之行，颇若有探寻河源之意者。卷一发轡漳水，绝鉞山而北，循潯沱。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潯沱，此其始邪？河宗之部三：曰酈人，河宗之子孙；曰阳紆之山，河伯无夷之所

都；曰温谷乐都，河宗氏之所游居，东西亘且千余里，所谓天子饮于河水之阿者。其君子津与酈邦，盖跨河东西，汉云中、五原诸郡地，已涉今河套东部。阳紆之山，盖包有今贺兰山北高地及南低地。所谓温谷乐都者，甘、凉南境与？西夏盖即《王会》大夏之西部所居，盖汉以前月氏故地。此书无月氏，伊尹《献令》大夏、月氏，皆在正北方，其后积渐西徙，得非为月氏所逼与？匈奴、月氏、大夏，皆北方种族，蹶迹西徙，大夏开其先，月氏继之，而后匈奴继之。独此书纪大夏未入西域以前故地，此为地理学者最可宝贵之典证已。

自黑水南行而东还，行程曰文山，曰巨蒐，皆去时所未经。文山即《禹贡》岷山，巨蒐即《禹贡》渠搜，已涉于河首之南，梁州之北，今青海、西藏交界之番地。东南还，复至于阳紆之东尾，约其地望，当在今宁夏之南，庆阳之北，近于宋人所称横山，元人所谓六盘者。从此东南反宗周，于道径直，而天子必仍沿河而行，反于酈人，觴于河水之所，南还斲多之汭，其地望盖近今之包头。从此升长松之陞，至于雷首，雷首与壶口山脉相接，盖观禹迹于孟门也。从此升太行，南济于河，反于宗周。万里之行，以黄河、昆仑为终始，而河宗柏夭，实兼怀训鞮译之司。兹传之作，意其柏夭说之，造父、酈父受之，太史书之而藏之者邪？明其义例，则此书与《禹贡》可相发，不为荒诞也。

其属辞之例：若曰“珠泽之藪方三十里”，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云云，曰“赤乌氏”云云，曰“群玉田山”云云，曰“智氏”云云，曰“枝斯璿瑰琅玕”云云者，盖河宗柏夭数典之言。若西膜之所谓“茂苑”，西膜之所谓“木禾”云云，则柏夭译西膜之语。河宗氏语固应与诸夏殊，西膜言又异河宗，其诸柏夭译西膜，造父译河宗邪？西膜音绝近须弥，或释岷山为须弥北麓，说自可通。愚意梵语雪山曰醯那跋多，雪山下曰呬摩怛那醯那，呬摩音皆与西膜切合，而《括地志》称雪山为析罗漫山，

罗是半音，析漫亦与西膜音合，则西膜者，雪山之国民与？汉西南夷之冉駹，亦即此西膜之同音异字与？河宗有河典，群玉之山有策府，是其国皆有文字，其《诸佛本行集经》六十四种书之须弥北郁多罗拘罗书、须弥东逋娄婆毗提诃书之流类，而《大唐西域记》素叶特书、吐火罗书之椎轮与？吐火罗为大夏，大夏已见《周书·王会》、《商书·献令》，其通中国，在穆王前。粟特汉人称傲佉，即《王会》之数楚，则谓穆王时已有素叶特书，非无稽已。

书中尤可注意者，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是积石之西有殷民。赤乌氏先出自周宗，是春山有周民。西夏大夏不见《禹贡》夏书，而见于商书周书，皆与匈奴相次。匈奴且为夏后氏裔，则大夏西夏之为夏民，岂待言哉。明于此，则拓跋之出于黄帝，安息之出于昌意（《唐宗室世系表》），以宋、明经生目光视为荒诞无稽者，由疏通知远者观之，固寻常事也。天子封□于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是唯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赤乌氏亦为周室主，此即秦人以郑为东道主，行李往来，供其困乏之例。以此可见穆王雄略，与汉武帝开西域用意略同。吾尝谓齐景公“吾何修而比于先王观”，所谓先王者，即指穆王。其言至秦政实行之。而秦政由会稽溯江以至洞庭，亦似有滥觞岷源志，将师穆王而行不逮者。以后准前，古今人意度，固不甚相远也。

五、樊绰蛮书校本跋

〔自注〕或添二三节作序录

《唐书·骠国传》称南诏以骠兵强地接，常羈制之。据贞元中南诏朝贡挟骠使以俱来，而寻闾劝自称骠信苴，信苴蛮语为主，则寻闾劝自以为兼王骠国也。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誇辞不实者。盖骠之属

国，皆为南诏属国矣。

驃即常璩《华阳国志》永昌所通之僰越，今之缅甸，理可无疑。依此书以三大水分画缅境：兰沧江流为一部，其西岸为驃地，东岸当是河蛮，又东即车里十三板纳，《后汉书》所谓掸国者，唐世或为独锦蛮。书中于此，殊不详晰。丽水即今怒江为一部，其东岸为驃地，西岸之西北则扑子蛮、望苴子、外喻部落，次为茫蛮，次南驃地，极南至于兜弥伽栅弥臣。怒江入海之口，东曰漾贡，即此书之大银孔也。西岸曰巴桑，或译巴新，即此书之弥臣也。弥诺江流为一部，即今图迈立开河，东岸为驃，西岸弥诺，即图蒙厄瓦，《岭外代答》所谓黑水淤泥河，本书于泥礼今图为乌囊河者，皆在此流域中，越绒麻山而至阿刺干，疑亦弥诺国地，故通天竺路，经弥诺、丽水而西至大秦婆罗门也。

以《元史·地理志》金齿六路约之，柔远、茫施二路，当在北缅怒江两岸，自茶山里麻以至缪江流域，望苴子即今老卡子，外喻即猓猓野人，茫施在此书施蛮诸部中盖统今猛拱、猛养、猛密，缪江以西诸部，皆唐茫蛮所居也。其柔远路西云镇西，似即蒙氏安西故地，已在怒江西迈立开江之外。镇康在柔远南，非腾东南道之镇康也。镇康之西为建宁，当已入唐世弥诺北界。其平缅路在柔远南，所属曰驃睢，曰罗必四庄，曰小沙摩弄，曰驃睢头，为驃故地，即今缅都一带无疑。麓川在茫施东，最近腾边，殆此书唐封、川茫、天连、越睢及开南城所属诸部也。

元世疆理滇南，仍以段氏为总管。信苴日在至元之世，主滇事者二十余年，不惟滇州县悉沿南诏旧名，即徼外诸夷袭旧名与此书同名者，亦仍不少。金齿驃、黑爨、茫施、徙么徙，皆唐世旧称，州部曰睢睢，亦旧俗也。史地志叙金齿以西土蛮八种，云异牟寻尽破群蛮，徙其民而取其地，南至青石山，与缅为界。及段氏时，白夷诸蛮，渐复故地。是后金齿诸蛮渐盛，蒙氏安西、开南城戍，殆皆废弃于是时。然其地为南诏旧域，十一总管固知

之，故元世建茶罕章以统滇之西边，其戎索当及阿萨密；建八路以统南边，其戎索包有北缅甸江以西诸部之地，几尽得蒙氏旧疆，非若明人画于麓川而止也。元世所谓白夷，颇疑即是弥诺种民，此书所谓弥诺面白而长者，与黑囊有别，与金齿亦有别也。南诏界南至青石山，明人无言及者，遂泯然不可复考矣。

六、读元秘史后记

幼时读《潜研堂集·元秘史跋》，恨无从得其书，寻知杨氏已刻入《连筠簃丛书》中，然全帙昂贵，无力致之也。此单行本偶从厂市得之，验其纸墨，犹是杨氏书初出时所印者，展卷快读，颇有得荆州之喜。杨氏刻《西游记》后附程、沈、董三释，读者了然于古今地名译音同异，此独阙如，殊以为恨。今以视记所及，略识一二，张石洲《蒙古游牧记》中屡引此书，多有诠释，亦汇录之。不知盖阙，聊备异时之忘失焉。

不儿罕山者，今之巴尔哈也山（胡刻地图有此山，在巴尔哈河之源，李、邹二刻无之），据都蛙儿上。不儿罕山望见统格黎水，而不忽合塔去顺斡难河行至统格黎河边，知不儿罕山在斡难河源之东甚近。太祖初起之时，周旋于敖嫩、克鲁伦二原之间，东不能至呼伦贝尔，西不能过土刺不儿罕山，是其根本，王汗方强，岂能雀巢鸠据乎？故知张氏谓不儿罕即今之汗山非也。

乞沐儿合河者，今之齐母尔哈河。据《秘史》云：西通斡难河。按之今图地理吻合。札木合所居之豁刺豁纳主儿不，盖即第么卷之阿亦（杨）合刺合纳在乞沐儿合小河，然则札木合所居在今齐母尔哈河也。据《秘史》称帖木真即札木合分离自阿亦（杨）合刺合纳起，知非二地矣。主儿不疑即《辽史》阻卜部，据皮被河即琵琶川，又即契丹所居之白貔河。白貔河或谓白狼河，旧指为老哈，张氏有辨甚确。愚谓白狼河自是大凌河，白貔河自是老哈河，准其地望画然有别，白狼河定为大凌，不能再指白貔

河为大凌也。据《辽史》皮被河城南距上京千五百里，而自齐母尔哈至多伦贝尔，相去亦不过如此，阻卜之为主儿不，情事可信，但单文孤证，一时不能定耳。译文多上不同，盖全不全之别，亦或倒字，或系异名。额亦（杨）合刺合纳者，殆犹今之华额尔齐斯汗腾格里耳，疑未能定也。下有诃阔儿秃主儿不，知豁刺豁纳为系主儿不合名矣。

札木合、泰赤乌所居，盖皆在敖嫩河、克鲁伦河上流内外，当与太祖杂处，故太祖自齐母尔喀至僧库尔，而泰赤乌惊起其东。乌尔匝河、鄂尔顺河，则皆塔塔里所居。浯儿札河者，乌尔匝也。兀夫儿温河者，鄂尔顺也。捕鱼儿海今之贝尔池，贝尔今译或作布伊尔。阔连呼子者，今之呼伦池，呼伦今译一作枯伦，对音皆相合也。此已入今东三省地，故金人征塔塔里矣。塔塔里与达达，自是二种，书中分晰昭然。当时书如《蒙鞑备录》、《金国南迁录》，亦自分晓，后人或乃不知矣。

辑者按：寐叟有《元秘史笺注》十五卷，闻曾由陶葆廉、孙德谦、张尔田三先生同校，未见其书，盖已佚矣。此《后记》当是笺注之嚆矢。

七、圣武亲征录校本跋

某始为蒙古地理学，在光绪乙亥丙子之间，始得张氏《蒙古游牧记》单本、沈氏《落帆楼文稿》，以校鄂刻《皇舆图》、李氏《八排图》，稍稍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脉络。家贫苦无书，无师友请问，独以二先生所称述为指南。《秘史》刻在《连筠簪丛书》中，时贾十二两，非寒儒所能购读。一日以京蚨四千得单印本于厂肆，挟之归，如得奇珍，严寒挑灯，夜漏尽，不觉也。

庚辰会试，第五策问北徼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则删节前四篇以容之。日下稷，清场而后交卷。归家自喜曰：此其中式

乎？长沙王益吾先生、会稽朱肯甫先生分校闾中，榜发语人曰：闾中以沈、李经策冠场，常熟尚书尤重沈卷为通人。顾李莼客负盛名，而沈无知者。某君曰：嘉兴沈氏，其小湖侍郎裔乎？尚书于谒见时特加奖借。而两先生之言传诸学者，莼老相见，亦虚心推挹。于是于此学稍稍自信。

而此书乃转展传钞得之，于是乃知《元史》本纪所从来，知作此书人曾见《秘史》，而修《元史》人未曾见《秘史》也，互相印证，识语眉上，所得滋多。爽秋为洪文卿侍郎搜访元地理书，假余钞本传录，遂并眉端识语录以去。侍郎后自欧洲归，先访予研究《元史》诸疑误，前贤未定者，举予校语。余请曰：单文孤证，得无凿空讥乎？侍郎笑曰：金楷理谓所考皆至确。金楷理者，英博士而充使馆翻译，地理历史学号最精，助侍郎译述拉施特、多桑、贝勒津诸书者也。李仲约侍郎自粤反都，亦折节下交相诹问。顾予于此书所未瞭者，先生亦引以为恨，而无他本校之。盖先生所据亦何氏校本，与此本同出一源也。间属友人访诸日本，亦无他本。废然太息。丙申岁，李侍郎卒。丁酉，予丁太夫人艰，衔恤南归。及庚子而抄本及积年所搜集诸书留在京邸者并烬于拳焰，斩然衰絰，兹业遂废，于今二十年矣。

丁巳冬，书贾以明抄《云麓漫钞》来，伪书也，实残本《说郛》之改名，而中有《圣武亲征录》，取与此刻本校，则异同滋夥。研讨浹旬，其可以佐庀今本者，悉刺入之。虽未敢遽称确诂，较之张、何所见者，则胜之矣。

辑者按：丁巳校本已刻入《知服斋丛书》中。

八、徐灵府天台山志书后

遵义黎氏所刻日本旧钞卷子本，详其字体，虽草草，犹有唐经生笔意，殆日本人唐世书也。

志叙柳使君紫霄山居，谓宪宗十三年，自复州石门山征授台

州刺史，不至郡，便止山下，领务备药，后浑家于丹霞洞隐仙也。柳使君即柳泌，为皇甫铸、李道古所引，宪宗服所炼金丹躁渴日甚者。旧纪诏付京兆杖死，而此云隐仙，与纪不合。而于诏中所称“自知虚诞，仍即遁逃”者合，则泌固幸逃国宪。抑宪宗晏驾多讳词，泌之免，或庇之与？书家传白云先生授右军书诀，此以白云先生即司马承祯，述其授受甚详，可谓奇诞。灵府略知今古，为此说，可怪也。刘晨、阮肇夏禹时人，亦异闻。书刘晨为刘日成，则误析晟字为二耳。

九、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书后

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在《永乐大典》中，魏默深得之，传于《海国图志》，而讥其方向差殊，不可信用。植以《元史》、《明史》、邱处机、刘郁、陈诚所记验之，地名方位，往往合符，知此图实可依据。《图志》后刻本去之，殆因月祖伯分地图中最略，不可考俄罗斯沿革故耳。未可以其一失，废其它善也。此图与《元史·地理志》西北附录，文字一同，知附录所据为原本者即此。而志于诸王分地，标目有讹文，可藉图正之。亦有志有其地而图无之者，图既屡经摹写，展转脱失，又当以志补之也。图之最异而不可通者，置四正于四隅，然古者周髀之法，以笠写地，至今绘地图犹用之。设自北极抵赤道为平图，北宗北极，南以赤道为界，命阿罗思为北极之下，则自此下引，第一线为中线，南北直行，以次而东，则以次斜迤，而自北极所出南北直行之线，其方向皆渐变从西北而抵东南，去第一线愈远，则其西北东南愈甚，而居此线左右者，东亦移向于东北，西亦移向于西南矣。《皇輿图》之天度斜线，即是此法，而仍有方里直格，与之并行（原注：乾隆中满汉字地图，则天度用直线，无方里直格）。疑此图本法，亦如《皇輿图》，有斜线，有直格，摹者不解其意，留直而去斜，又不解南北易向之由，仍存其四隅之旧识。

据直格以观斜线之向，又不能得斜线之中线果在何方，则其向易迷紊，端绪不可寻，固所宜矣。

元代地图，多出西域，据河源附录，知失思本之图，本于帝师家之梵字图书，而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言圣朝据西番经，名真腊曰澈浦只。所谓西番经者，殆亦图经之类。是朝廷诏命且用之。《大典》之图，北不及海都所封，东尽沙州，西北月祖伯封地阙略，而独详于回回故地笃来帖木儿、不赛因二人所封，其必为回回人所绘无疑也。

西域为自古中国戎索所渐被，而汉、唐旧图，泯无遗迹。独辨机《西域记图》，存于《佛祖统纪》中，亦出后人绘补，非其本製。此图远有本原，与史籍相应，而不赛因所封，即今波斯地，其详数倍于利玛窦、南怀仁之图，偶以微疵，屏不见省，不亦惜乎！今条其可考之迹，参互群书，证以今地，方域城邑，炳然可观，诚不敢自谓创通，拥篲清尘，以睇来者，将于通敏有厚望焉。光绪丁亥仲冬研图注篆之庐书。

十、书西域水道记卷四后

《西域水道记》四，巴勒喀什淖尔所受水篇云：“科河在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南有回部王吐呼噜克土木勒罕墓。回人库鲁安书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郎固库鲁勒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郎吹嘘白气，感而有身，生子曰麻木哈伊项，为回部王。传至三世，习蒙古法。又传十四世，为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年二十二，嗣为国主。后二岁，猎于阿克苏，遇回人授派噶木巴尔法。返伊犁，又有回民七人者，来教其部众，遂尽返旧俗。在位十年卒。有满克国回部长，以四十橐驼负满克国土，为建此冢，刻墓门记。’”营造之年，徐氏以回回术上推之，当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庚子岁。

按《水道记》云：“回人史书曰陀犁克，字书曰阿里，卜医

书曰杨普奇塔普，农书曰哩萨拉，占候书曰鲁斯纳默，梵书曰库鲁安。”库鲁安书，谟罕默德所造回教之圣书，《海国图志》所谓《可兰经》，近西人译谟罕默德事，所谓《咕喇经》者是也。麻木哈伊项，或疑为谟罕默德之异文（原注：谟罕默德，或作马哈木，而伊项近可汗转音，故云）。然西人译谟罕默德事，神奇甚多，绝未及其降生一字，而库鲁安既谟罕默德所造，亦不容纪及元时。蒙古无教法，所云传三世而习蒙古法者，语盖无当。三世而接蒙古，十四世而至元末，则所谓麻木哈伊项者，至远不过南宋世，其去谟罕默德世远矣，非一人必也。钦定《西域图志》回部世系，其始祖第一世青吉斯汗，第二世察罕岱。青吉斯即成吉斯，察罕岱即察阿歹。魏源所言，事证明显。其三世以下，于《元史·宗室世系表》无可征，然回部旧传，自当可信。《元史》诸王见本纪者，表多不具。肃州《文殊寺碑》纪嗣义合歹位诸王五世，检表无一人，于此正同一例。《图志》世系内第十世为特木尔图胡鲁克，与库鲁安书之吐呼噜克吐木喇罕，盖即一人。吐呼噜克即图胡鲁克，吐木喇即特木尔，特木尔为嘉语，系之于下，或系诸上，盖蒙语回语之不同。此人既元代宗王，则彼书之阿郎固库鲁克，即《秘史》阿阑豁阿，人名事迹，一一相合，盖无疑也（原注：阿阑豁阿，史本纪作阿兰果火，译改阿兰果斡，《源流》作阿抡郭斡）。

愚尝谓黄帝之后为鲜卑、匈奴，淳维夏后苗裔，允姓之戎西徙为月氏，昆仑以东，其它白狄、犬戎、氐、羌，溯厥初生，盖无非炎黄之胄。《世本》亡而中国史官不能纪，远失其系世者多矣。征信译鞬，越哉！蒙古之先，盖亦匈奴同族，史所谓时小时大，别散分离者，徒以资文字于西方，服其教，遂至忘其祖而谓它人祖。喇嘛莫以为鹘察里勃野系，阿浑莫以为摩诃末系，曾不能自申其脱卜赤颜之说以折之。可喟也夫！

〔待续〕